

公元1010年遼朝40萬大軍 為什麼打不服高麗？

公元1010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

這一年，宋朝有一件大喜事：皇帝有兒子了。

其實宋真宗以前有過五個兒子，但是可惜，都沒能養大。要知道，真宗這個時候已經不年輕了啊，42歲了。按照他們老趙家



的經驗，宋朝前兩個皇帝，太祖活了49歲，太宗57歲，所以真宗著急啊，他這個時候要是再不生個接班人，不能親手把接班人培養大，都是個問題。《文明之旅1009》那一集，我們說宋真宗建玉清昭應宮，表面的理由之一，就是要老天保佑自己生兒子，大家不好反對，就有這個原因在。

這個地方，咱們得理解一下古人。中國的古人不像是我們現代人這樣，天天想的是什麼「活在當下」，他們是活在一個漫長的時光鏈條裡。這輩子活得不錯，那叫「光宗耀祖」，是為這根時間的鏈條增加了價值；這輩子混得不咋樣，那底線也得是「傳宗接代」，至少要把這根鏈條傳下去。

皇帝更是如此啊。沒有繼承人，這不像我們現代人想的，只是一個生理問題、醫學問題，這不但關乎君主制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對於皇帝本人來說，它也是在最重要的人生戰場上打了敗仗的問題。

公元1010年5月30號，宋真宗打勝仗了，生了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宋仁宗。

高麗為什麼打不服？

你看，這場大遼和高麗之間的戰爭，戰爭雙方的表現都有點奇怪。大遼是打了一場成本極高，打贏了收益也有限的戰爭，何況

還打輸了，你何苦去打？這個我們剛才解釋了。

而高麗這邊呢？是打了一場本來可以不打，打勝了也只能是一場慘勝的戰爭，那為什麼還要打呢？

我們先來看雙方的實力對比。從現有資料推算：人口，遼朝有900萬左右，而高麗只有210萬。領土更是沒法比，高麗也就20萬平方公里左右，遼朝呢？400多萬平方公里。20倍的差距。

而且，高麗當時也是一個農耕國家，和大宋朝非常像。大宋朝的那些軍事上的劣勢，高麗也有，比如騎兵不行。而大宋的經濟優勢、技術優勢和戰略縱深，高麗可就完全沒有了。

但在戰場上的表現，同樣是面對遼朝大軍，高麗好像比大宋更有死磕到底的精神。這是為什麼？

這個現象，咱們不能用現代人的「民族大義」「國家尊嚴」之類的概念去看。因為當時的高麗的狀態，並不是傲視群雄，而是向宋朝稱臣的。向誰稱臣不是稱臣呢？所以問題不在於肯不肯服軟，而是：他既然可以向南邊那位大哥服軟，但是為什麼偏偏不向身邊的這位膀闊腰圓、動不動就動手打人的大哥服軟呢？是因為瞧不起這位大哥嗎？

哎，你說對了。就是因為瞧不起。高麗對宋朝，在此前的30多年間，一共派使臣17次。而且，宋朝剛剛建立，就開始主動用宋朝的年號。在當時，用你的年號，是一種非常鄭重的政治表態，是徹底認你當大哥的意思。那為什麼呢？高麗和宋朝也不接壤。只能是因為在文化上仰慕。這個仰慕的反面，就是對遼朝的鄙視啊。

這麼說是有證據的。話說943年，高麗太祖王建到了瀋陽之際，招來了大臣，口述了一份政治遺囑。一共是十條。其中第四條是這麼說的：我們這個東方國家，仰慕的就是唐朝的文化，各種制度都是按照唐朝來的。但是，那個契丹，就是遼朝，那是個禽獸之國，跟我們風俗也不一樣，語言也不一樣，我們將來在穿著打扮上，在制度上，一定別學他們家的。

你聽聽，這可是開國君主的臨終遺訓啊，這可是從骨子裡看不起遼朝啊。我是東方小國，不是不能跪，但是不能跪我內心看不起的人。

對大遼來說，這就麻煩了：兩國打仗，本來只有力量強弱問題，現在突然多出來一個維度，還有個文化問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不僅要比硬實力，還要比軟實力。

大遼和高麗的戰爭，大遼以絕對的優勢，但是沒有佔到什麼便宜，原因當然很多：地形的、天氣的、將領決策的，我們就不詳細展開了。但是你也感得到：高麗人在文化上強烈鄙視遼朝人，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欸，說到這兒，把視野打開，你意識到一個問題沒有？這個階段，大宋和大遼，對周邊的小國，都有點力不從心。

在我們一般的印象裡面，大遼在武力上是比較強的，所以大宋拿他沒辦法。現在看來，大遼拿大宋的小弟高麗也沒什麼辦法。哈哈，誰也別笑話誰了，大家都有露怯的時候。你會發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東亞政治舞台上的兩大帝國，大宋和大遼，拿周圍的那些小國，好像都沒有什麼辦法。

簡單看兩個例子：往西北方向看：西夏的問題，我們將來會專門說。但是你看，就這麼個小地方，今天的寧夏，還有陝西、甘肅的一部分，最強盛的時候，統共也就七八十萬平方公里，實際有生產力的土地更小，也就銀川平原和河套平原那兩塊灌溉平原。人口最高峰也就才300萬。就這麼個小政權，居然存在了189年。而且西夏和周邊所有的鄰居都死磕過。遼被金滅了，它還在。宋朝被蒙古打得奄奄一息了，它還在。蒙古在歐亞大陸上縱橫捭闔所向披靡，滅這個西夏也是費了老勁。

再往西南方向看：還有今天雲南的大理國，存在了300多年，幾乎和整個宋朝相始終。我們這代人對大理國的印象往往來自於金庸小說，總體的印象，大理國是一個特別佛系的國家。就是字面意思的佛系啊：大理

國前前後後一共22位皇帝，有11位皇帝出家為僧，一半啊。到處都是佛寺，到處都是和尚，那你說這樣地方的人，能有什麼戰鬥力呢？

不好意思，又要讓你吃驚了：雲南這片地方，從唐朝開始就搞不定。當時這個地方還不叫大理，叫南詔。唐朝天寶年間，安史之亂之前，唐朝那可是鼎盛時期，居然三次打南詔也打不下來，死了至少二十萬人，次次慘敗而歸。南詔的國王甚至在洱海邊，挖了一個萬人坑，把十萬唐軍的屍體埋在了一起，旁邊還刻了個碑，說這場仗不是我想打，是唐朝欺人太甚，我叛唐，是不得已而為之。

宋朝開國的時候，按說太祖趙匡胤說過那麼橫的話：臥榻之旁哪容他人酣睡，那為什麼大理國就這麼大大咧咧地睡在這裡，太祖怎麼就沒動它，甚至想也不想呢？

不是有個傳說嘛，說當時宋朝的軍隊平定了四川，有人把大理國的地圖都放在趙匡胤的面前了，太祖拿起手裡經常玩的玉斧，沿著大渡河畫了一道線，說，算了吧，這條線之外的地方，就不是我們該擁有的啦。今天我們去昆明大觀樓，還能看到那幅長對聯中的話，所謂「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宋揮玉斧，指的就是這個典故。

那為什麼宋太祖不統一大理呢？說白了，還是覺得唐朝武力平定雲南，結果大敗的教訓太慘痛了，自己也沒有把握成功，乾脆地圖上畫條線：算了，算了，由他去吧。

這就有意思了。我們把上面講的信息綜合起來看，你會發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東亞舞台上的兩大強權，大宋和大遼，用武力都搞不定自己身邊的這些小政權。大宋搞不定大理國和西夏，大遼搞不定西夏和高麗，看來不是大宋弱啊，是這個時代就這麼個風格啊。是周邊的力量強了啊。

簡單說就是：到了公元11世紀的時候，東亞大陸上的各個部落的文明水位已經明顯升高了，漢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對優勢沒有那麼大了，各個民族的內部整合的水平已經今非昔比了，街上一旦出現大哥大家就都跟著走的時代結束了。

在先秦的時候，中原的華夏還有所謂的「五服」的觀念。「五服」是什麼呢？你可以理解為，是以周天子為圓心，畫了五個同心圓。從裡到外，依次是甸服、侯服、賓服、要服。最遠的，完全沒有開化的戎狄，叫做「荒服」。這五個「服」，合起來叫「五服」。

我周天子是最文明的，離我越遠的，文明程度就越低。

這麼劃分雖然粗暴，但是也基本符合那個時代的事實。這時候，中原的華夏文明，就東亞大陸的文明之光。

但是，當時間演進到公元11世紀的時候，你再睜眼看東亞大陸，情況完全變了。

首先，中原人嘴裡的蠻夷，不再是茹毛飲血的遊牧民族了。他們的經濟形態，也不是只有簡單的畜牧業。契丹人有很多已經轉入了農耕。很多民族，像粟特人已經有了強大的經商的傳統。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的所謂蠻夷，全部都有了自己的文字。

錢昆打油詩

Matinloc Shrine

疑眺港灣實望海，
波平如鏡遠山黛。
甲辰元宵來打卡，
寧靜情懷湧上來。



《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為了讓這些大人物有一個比較舒服的參觀考察體驗，開業慶典儀式安排在九點。

儀式很簡短，托馬斯作為主持人介紹了今天參加慶典儀式的嘉賓，並對大家的到來表示感謝。威廉代表DTR集團對項目進行了簡單的介紹。然後波利加曼市長代表省市對DTR投資集團表示了歡迎、感謝和支持。隨後托馬斯宣佈：開業大吉。

伴隨著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這些大人物先進入公園，然後是參觀酒店公寓，再然後是各層商場，最後他們都上了商場四層。這時商場裡公園裡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其中不乏大鼻子大個子的美國大兵。能上四層的電梯被有意識的控制了起來，好讓這些各地匯聚來的大人物能夠有一個輕鬆愜意的參觀環境。

所有的人都在這些展覽中找到了久違的感動。

已經是國防部長的亞歷克斯將軍，命令費德羅將軍組織官兵來這裡參觀，讓菲尼亞士兵們感受退伍老兵們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省長市長也都安排自己的秘書要組織人來這裡參觀，感受城市的歷史，學習菲尼亞人，特別是聖·琳娜村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雖然他們之前從來都不知道有那個村子，更別說去過那個村子了。不過，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他們知道了，知道了這個村子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

中午，西奧請大家在賽斯特餐廳吃烤魚。

一眾人就呼啦啦地跟著西奧進了賽斯特餐廳。紅褐色的實木桌椅彰顯著穩重大氣，漂亮的大盤子上鋪著碧綠的芭蕉葉，葉子上一條烤地金黃油亮的鮮魚，烤魚邊扣著一碗點綴了青豆的白米飯，旁邊還有一大撮酸甜爽口的菲尼亞蔬菜，一個小碟子裡是小辣椒小檸檬。每個桌子上都擺著醬油和醋，人們可以在那個小碟子裡自由的調配。再配上一大杯時髦的可樂，或者砍的規規矩矩的椰子。這些菲尼亞人最愛吃最常見的家庭美食，在明亮的餐廳、閃閃發亮的勺子叉子、身著統一店服的服務員的呼應下，顯得高級感十足。

每個人都一邊吃，一邊讚不絕口。

第31章 活路（第1節）

吃過美味的烤魚，商場裡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菲尼亞語，西班牙語、伊斯蘭語、漢語、美語，熙熙攘攘。托馬斯招呼大家起身，於是乎，這些有份量的大佬們



跟著托馬斯，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進了公園。眾人看似輕鬆隨意，但走著走著就經緯分明了起來。省長陪著西奧在前面，亞歷克斯陪著伊志杰低語、費德羅將軍和邁克談笑著、市長和彼爾親切地聊著、托馬斯則跟依琳娜走得最近。

當眾人快要走到公園的中心時，在那棵百年古樹前，市長非常禮貌的對彼爾爾說了一聲：「抱歉啊，我先失陪一會兒啊。」然後，市長先生快走了兩步，很紳士的對眾人打了聲招呼，請大家跟他一起走向公園中心的那塊石碑。接下來市長對著那塊石碑給眾人介紹了波利加曼市的人文、歷史、經濟、文化，以及在抗日戰爭時期湧現出的英雄人物。在市長講完，一眾大佬和市長親切的交流了幾句後，就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進了酒店的大廳。

與當時菲尼亞傳統的酒店不同，DTR酒店大堂放棄了西班牙式富麗堂皇的風格。沒有複雜的雕刻，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直線與為數不多的曲線，線條分明又不稜角生硬。挑空兩層的接待大堂前與大門相對，全落地的玻璃牆，內外都是高度適宜的植物，從頂棚垂下的一片由串燈組合的瀑布讓廳堂清雅別緻。那幾根大柱子既支撐了二層的餐廳，又和一些翠綠色的植物一起，恰到好處的把接待大堂和寬闊的咖啡廳酒吧休息會客大廳區分了出來。留聲機裡輕柔的音樂和咖啡的香濃一起飄來，讓人從接待區那種明快的氛圍中瞬間進入平和與安詳。

大家在大堂裡參觀了一會兒，就紛紛落座在咖啡大廳。侍者微笑著遞上酒水單子，真誠的介紹、詢問、確認著。